

軍賊蔣戰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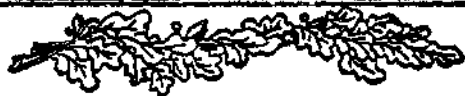
陳大鈞等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軍 賊 蔣 戰 智

陳大鈞等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內 容 提 要

这本书里的十篇特写、通讯报告都是反映海防前线对敌斗争的情况的。其中“海上雄霸”、“判决‘江字号’”、“空中激战”、“在野战机场上”、“智战蒋贼军”、“老奶奶，你擦干眼泪”、“顽强的电话兵”等七篇，分别描写了陆、海、空三军为解放金门、马祖，解放台湾而英勇战斗的事迹；其余三篇“厦门前沿一日”、“全民武装”、“祖国，我们坚决保卫你”生动地表现了后方人民加紧生产、积极支援前线的情景。

智 战 蒋 贼 军

著 作 者 陈 大 鈞 等

*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上海南京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登记证094号

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 1/8 字数：38,000

1958年11月第1版

1959年7月第3次印刷 印数：70,001—85,000册

统一书号：10078·0224

定 价：(八)0.19元

目 次

海上雄鷹·····	蕭 英	1
判決“江字號”·····	某炮艇副艇長 華克毅	9
空中激戰·····	李大年	12
在野戰機場上·····	官大偉	18
智戰蔣賊軍·····	陳大鈞	27
老奶奶，你擦干眼淚！·····	悅 之	32
頑強的電話兵·····	朱瑞虎	38
廈門前沿一日·····	方 沅	43
全民武裝·····	魏世英	53
祖國，我們堅決保衛你·····	石 化	58

海上雄鷹

蕭 英

提起八月二十四日这一天，水兵們誰也不会忘掉。这是一个晴朗的好日子。傍晚时候，天空碧藍藍的，燦爛的晚霞在海面上照耀着。我們強大的炮兵，正向蔣賊停泊在金門島料羅灣內兩艘最大的中字号重型坦克登陸艦，猛烈轟击着。战士們的口号是：“叫敵艦有來路沒去路，嚴懲蔣賊軍，收復金門、馬祖。”

一隊魚雷快艇，靜靜停在一个海灣边，等待出击的命令。水手們望着金門島上冒起的濃烟和火光，都焦急起來，他們唯恐去得晚了，失去战斗机会。为了能够親手懲罰蔣賊軍，他們曾經盼了多少个夜晚啊！

忽然指揮所傳出來命令：敵艦隊駛出料羅灣，正拚命向外海逃跑，魚雷艇隊要馬上迅速出动，截住敵艦，坚决消滅它！目标是兩艘中字号重型坦克登陸艦。

一陣馬達轟鳴，魚雷艇隊象离弦快箭一样，冲破波浪，向大海駛去。一群銀白色的魚兒被惊得在水面上連續跳跃起來，象子彈一样朝四面射去。

編隊指揮員張逸民和艇長王發家并立在指揮台上，緊

緊注視着遙遠的海面。張逸民三十來歲，清瘦英俊，面色嚴肅。王發家二十八、九，胖大結實，身材魁梧。張逸民性格象一把刀，斬鋼截鐵；王發家性格象一团火，熱情奔放，他如果決心要做一件事，就一定要做到做好，不達目的，決不罷休。他本人打仗非常勇敢，因此也最喜歡勇敢的人。他常固執地對自己的部下說：“炮彈嘛！也是有眼睛的，它不打勇敢的人。……你們不信嗎？……不管怎樣，我總是這樣的感覺，我所見過的勇敢的人，都很少被炮彈打倒。”

張逸民是王發家的上級，也是王發家的老戰友。他最熟悉這個艇長的脾氣。有時他和王發家開玩笑說：“你呀！長了這麼大的一個身個，裡面都是裝些什麼呀！”王發家就笑一笑說：“我嗎？我這裡面都是裝的一肚子火，它老是燒着我，什麼時候也不會安靜平熄，使我總是想把自己投進更艱巨緊張的鬥爭中去，要把擋在面前的一切敵人都燒成灰燼！”

魚雷艇在迅速前進着，迎面吹來強勁的海風。忽然身後馬達聲中揚起一支响亮的歌聲：

想吃龍肝下大海，
要穿虎皮上山來，
.....

王發家聽出是偵察兵潘樹堂在歌唱。這是個粗眉大眼的水兵，是全艇上的歌手，如果要他停止歌唱，比要他停止

吃飯還要難受。他最好的朋友是槍炮手吳如虎，這是個瘦小聰明的小伙子，身旁總帶着一根笛子，只要潘樹堂的歌声一起，他的笛聲也就會馬上響起來。可惜今天他的兩手正放在機槍握把上，不然一定也會拿起笛子來的。王發家也非常喜歡這個戰士，有時候故意和他開玩笑說：“你的名字是如虎，為什麼長的却一點不象老虎呢？”如虎就瞪起一對孩子似的眼睛說：“‘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用斗量，’你單憑貌相就能斷定我不象老虎？”

張逸民看見戰士們的這種說不出的自豪感和硬朗的英俊的戰士氣概，便轉臉向王發家輕笑一笑說：“看我們的水兵都是些什麼樣的水兵啊！”

王發家沉思地說：“他們都是些上山擒虎，下海擒龍的好漢，有了他們，我們就能戰無不勝。”接着回頭大聲命令：“各就戰位！”

潘樹堂馬上停止了歌唱，迅捷地蹣跚進通訊艙內。

艇隊繼續前進着，太陽落到山下去了。半圓的月亮照在當空，海面上還閃耀着晚霞的余光。當艇隊已經駛出港口，剛要駛過敵占東碇島時，忽然嗖嗖兩聲，海面上激起了兩串水花，是東碇島的敵人在向艇隊打炮了。王發家剛剛轉過頭來，就聽到大陸海岸上發出一陣轟轟的炮彈出口聲，整個敵占東碇島，馬上陷進一片煙火中了。王發家興奮地大叫，“打得好！快速前進！”艇隊象一只只海燕一樣，迅速從瀰漫着煙火的東碇島前掠過，駛進大海去了。

大海的色彩是瑰麗的，東邊已是一片灰暗，西邊仍象玻

璃一样閃着一片明光，这片明光就随着快艇的前進向前延伸。

忽然，观察仪器上發現了敌艦影子，潘樹堂大声报告：“目标！左舷×度，×××鏈，發現敌艦！”

全艇立时緊張起來。

張逸民命令：“加速！”

艇長王發家回头喊声：“加速！”一手扳舵，一手摸起身边挂着的水壺，一仰脖喝了一大口。

艇隊以最快速度向前駛去，波浪紛紛分向兩边，艇首高高翹着，有三分之一的艇身离开水面，艇尾在海面上划开一道深深的水溝，長久合攏不起。艇身飛馳着，有时快得簡直离开水面，从这个浪尖跳到那个浪尖，活象一只在水面上疾飛掠过的雄鹰。王發家迎着急奔的海風兴奋地說：“看！我們的小海鷹飛得多快啊！”

張逸民仍旧望着前面，沉思地說：“是啊！我也覺得我們現在象生出了一对翅膀一样。”

在这刹那間，王發家突然感到自己的全艇正是一个活的有生命的整体，在向前飛奔。它的各个器官各个部分都在密切地协同工作。强大的心臟在跳动着，發出轟轟的馬达声响；“順風耳”收听着四面八方的电訊，“千里眼”观察着“千里”以外的敌人，而这一切又都由一根神經指揮着。他摸起水壺，咬开壺塞，仰头又喝了一大口。

張逸民間：“怎么？你在步兵时候每逢打仗就要喝水的毛病，还没改掉嗎？”

王發家不好意思地笑笑說：“哎！……我不是講過嗎？我這滿肚子裝的都是火，一到打仗時候，就把我渾身都燒干啦！”

說着，他又举起水壺來，一瞧，里面空了。便回頭喊：“來！再給我裝一壺來！”

帆纜軍士長早把預先準備的一壺水拿來塞在他的手里。

艇隊飛速前進着，潘樹堂報告：“××鏈。”

王發家举起望遠鏡，海面上現出了一隊敵艦黑影，從鏡子里可以清楚判斷出走在前面的就是我們要攻擊的敵人的兩艘最大的中字號軍艦，右面和後面還有六、七只江字號獵潛艇保護着。王發家看着敵人狼狽逃竄的情形，高興地說：“炮兵剛剛歡迎了他們，現在該由我們來給他送行了！”張逸民看他一眼說：“你準備好吧！這次我們一定要送敵人進龍王宮去！”王發家命令全艇做好了戰鬥準備，接着用眼睛緊緊瞪視着敵艦。這刻間，敵人艦隊里右面那兩艘獵潛艇突然扭轉航向，直向魚雷艇隊迎頭駛來，看樣子是發現了我們，想來攔截。

王發家還沒考慮好對策，張逸民堅定地命令說：“不管它，硬沖過去，掩護後面艇隊沖擊！”

王發家深深知道張逸民的性格，他的行動果斷迅速，指示簡單明確，在他領導之下作戰，心中會感到更有百倍的把握。一九五五年一月時，張逸民曾駕着一只魚雷艇，以一發魚雷，用大膽而果斷的決心和行動，擊沉了敵人一艘炮艦。

从这个生动的战例里，他深信張逸民指揮的英明和正确。他大声命令：“槍炮手，准备射击！”

魚雷艇象箭一样向前飛進，敌人兩艘獵潛艇也面对面直冲过来。全艇人都緊張地等待着，他們知道如果不把这两艘獵潛艇冲垮，艇隊就不能对中字号重坦克登陸艦進行攻击，任务就不能完成。一場不可避免的战斗要發生了。快艇進到射击距离，王發家剛要發出射击命令时，敌人兩艘獵潛艇忽然扭头向右一轉，避开我們了。

“敌人怕了！”全艇人都意外地高呼起來。

張逸民照旧堅定地說：“那样更好！”接着命令：“各隊展开，向中字号敌艦攻击！”

一只只魚雷快艇象閃电一样，刺破波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冲到敌人中字号軍艦前面。这时，中字号敌艦也已發現了我們，拚命用猛烈炮火向魚雷艇射击，妄想用密集火网阻擋我們魚雷快艇的前進。

王發家一手抓住魚雷發射搬，一手扳着舵，不管头上飛掠过的嘖嘖怪叫的炮彈嘯声，筆直向敌艦冲去，同时命令：“槍炮手，射击掩护！”

槍炮手吳如虎睜起漆黑發亮的眼睛，用力一扣板机，兩行火龍直向敌艦上飛去，刹时一片火花在敌駕駛台上乱竄，敌人的炮火馬上減弱了。魚雷艇冲到有效距离，只听張逸民用他那綽有的堅定有力的声音，一声命令：“预备——放！”

王發家右手將發射搬一扳，只听“咚咚”兩声，艇身猛的向后一震，海面上馬上現出兩道白光，飛快向敌艦扑去，王

發家覺得這兩道白光，就象從自己手底下面發出一樣。他感到自己的滿肚子怒火和對敵人的仇恨都隨著這兩道白光，一起噴射到敵艦身上。魚雷發出以後，他就趕緊把舵一轉將艇身急速扭了過來。就在這時，瞥見敵艦上猛的爆開兩團火光，接着騰起一片濃煙，水面上竄起數丈高的水柱。

張逸民高興地叫道：“打得好！打中了！”

就在這時，兄弟艇也已射中了另一艘中字號軍艦。

全艇人都高興地拍起手來，潘樹堂覺得渾身象生出翅膀那樣輕鬆，一時忘了是在通訊艙里，兩腳一跳，砰的一聲撞在艙頂上，他哈哈笑着又坐倒在座位上。

當魚雷艇隊轉回身來，正以全速撤出戰鬥時，只見那第一艘龐大的中字號艦身的尾部已經迅速地沉進水中去了。

這時被惊呆了的敵人獵潛艇，才甦醒過來，都象發了瘋似的從兩面向返回的魚雷艇隊打來。炮彈曳着紅光在艇身上下前後飛舞，把海面映得通紅。張逸民命令：“放煙幕，掩護艇隊返航。”

水兵宋建斌一時摸不到鐵錘，揮起拳頭，咣咣兩拳，就把煙幕彈砸開，只聽蓬的幾聲響，一團團煙幕籠罩在海面上，魚雷艇隊在煙幕的掩護之下，一只只迅速地從敵人炮火網中鑽了出來，駛到安全的海面上。

王發家回過頭來，看見後面海面上騰起了兩團大火，那是被擊中了的蔣匪兩艘中字號軍艦在燃燒。他輕輕地吐了口氣。

帆纜軍士長趕緊又把水壺遞過來。王發家揮了揮手說：

“現在不用這個了！”他轉過頭去向身後槍炮手吳如虎說：“小伙子！你這噸機槍可打的真好！真象一只老虎一樣那么凶猛，一下子就把敵艦炮火壓制住了，結果，我就發出了魚雷……嘿！嘿！”

吳如虎翻了翻眼睛說：“你過去不是說我一點也不象老虎嗎？”

王發家笑笑說：“嘿！嘿！那是我說你的相貌，可是現在我是說你的打仗啊！”

吳如虎低下頭笑了。

魚雷艇飛快地前進着，載着戰後的愉快，載着勝利的欢笑。

這時艙面上又響起了潘樹堂的歌聲：

我們是神出鬼沒的魚雷快艇，
我們是迅疾勇猛的海上雄鷹，
只要敵艦胆敢來侵犯，
我們就一定送它進龍王宮，
.....

判決“江字號”

某炮艇副艇長 華克毅

在海面上漂航了好幾夜，都沒有把敵人盼來。九月一日那天，信號台的桅杆上掛着大風警報的信號。狡猾的敵人，大概想趁此機會給困在金門的敵人運輸。萬沒想到我們都是風里生浪里長的好漢，馬上遵照指揮所的命令出航了，在海面上靜待敵人來送死。

我艇接到指揮部正確的命令：“航向××度，航速××節，攻擊料羅灣出來的敵艦！”這時，在我們左後方出現了一道道銀波，嚙！魚雷艇也出動了，大家的情緒更為興奮。

敵我距離越來越近。右前方的海上，條條曳光交織起來，兄弟艇隊已先干上了。

“跟我行動，攻擊一個目標！”指揮艇命令。“右××度”、“左滿舵”。隨着艇長宮毓濱的口令，操舵兵周友清用力地轉動舵輪，艇象勇猛的海燕，輕捷地飛掠在海波上，穿梭在指揮艇後方的左右。

“敵艦距離××浬”，與偵查兵報告的同時，敵江字號就先向我們開火。我們不去理睬它，只是一個勁兒地向敵沖去，在距離××浬時，漆黑的海面上肉眼還看不到敵艦的影子，敵

艦的炮又“卡壳”了。指揮艇依照偵察的方位，領頭髮射了一組炮彈，對罪惡的蔣賊軍艦艇的審判開始了。艇長馬上把電力電話開關扭到發話位置，大聲命令：“開始射擊！”與×號艇一起開火，十幾條火龍越過洶湧起伏的海面，直向敵艦飛去。

與敵艦的距離越打越近，敵艦上的小口徑炮變成了啞巴，只有一根三吋的炮隔好半天孤單單地打出一發來。

在距敵五百公尺時，我們減低了速度。敵艦在我艇的左正橫。這時，我們基本上與敵艦同航向，同速度運動。

“咚咚咚……”一個長點射，只見一連串連珠的曳光緊貼着海面向敵艦飛去，霎時在敵艦上連續閃起爆炸的火光，我不禁大聲叫好。

后主炮旋同手王家樓，聽到炮長的“短點射”命令。這時正是涌浪把艇抬起尚未回落的一剎那，瞄準鏡正好把敵艦套住，這樣的好機會哪能放過，他就機動靈活地來了個連射。“好！好！好！”炮長贊許着。敵艦的黑影清晰地呈現在眼前，已經可以看出它就是江字號賊艦。我方艇上齊噴出的曳光似萬道彩霞，把惡魔緊罩得不能動彈，那根孤獨的三吋炮也被打啞了。象喪家犬的江字號，不但喪失了還手的力量，連招架的功夫也沒有了，光在那里挨揍。忽然，它不知是猛然想起要規避我們的攻擊呢？還是妄想仗着它個子大，竟轉向朝我們撞來。我們加快了速度，刷地就從敵艦首繞過，各艇的炮又狠狠地挨了它一頓。這時，它才慌忙歪歪斜斜的朝外海逃命。

明月从云堆里鑽出，皎潔的月光傾瀉在海區，我們勝利返航了。我走下指揮台到各戰位去看了看，噫！敵人連一塊炮彈皮也沒碰到我們。不久，蔣賊軍這只江字號就向龍王報到去了。

空中激战

李 大 年

前綫某机場上，从停机坪旁的休息室里，依次走出了四个身材魁偉的飛行員。他們手里提着黑色閃亮的飛行帽，穿着棕黑色高筒皮靴，藍便褲外边套着油綠閃光的絲質抗压力褲，褲子兩边的拉索，把兩腿結得結結實實，緊袖口大翻領的草綠色飛行襯衣外面，套着一件桔紅色的充着气体的橡皮救生衣，風迎面吹來，撥弄着他們的頭髮，英姿颯颯。他們迎着中午灼熱的太陽边走边談，向着停列在跑道旁的矯健的战鷹身边走去。

走在中間的是身軀高太的副大隊長馬銘賢，他用双手做了个追击的姿势，环顧着他身旁的战友說：

“一發現敌人，我們就首先切断它的進路，要它无路可跑，然后……”

“然后抓住它，狠狠地揍！”走在他左边的中隊長陈怡恕，激动地把馬銘賢要說的話說了下去。

事情确实應該这样，这从他們剛才的一次出航上，完全說明他們这样做的必要和正确。當他們在指揮員的引導下馳向战区的时候，离敌人还那么老远，敌人就吓得逃跑了。

对敌人的狡猾，战士们是完全估计到了，而且战士们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纸老虎要当活老虎打，”“你狡猾，我却机智！”但是敌人是这样怕死，望着我们的影儿就跑，这就给战士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战术课题：要捉住它，就必须先截住它。

“老程！”马铭贤向着他的僚机飞行员程开信说，“你从来就是搜索敌人搜索得好，刚才也是你先发现的，可就是报告得不够清楚，只说发现了敌人，可高度、方位讲的不明确，以后再发现敌人时要抑制住激动，报告清楚了，我就可以按照你的报告，及时决定对策去攻击。”

“对，再发现敌人时，我要尽量压制着激动。”程开信回答着。

他们边说边走地来到自己的战鹰身旁。机务人员们正三三五五地，坐在机翼下的阴凉里读报。美帝国主义在中东的武装侵略，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造成对我国安全的威胁，在战士们的心里种下了深仇大恨，他们把这些，变成了巨大的力量，全部倾注在对飞机的维护上，日日夜夜，从没有耽误过一分钟的起飞时机。对这些，飞行员们个个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程开信挨坐在机务人员身旁，思潮不禁汹涌了起来：大家都说自己是个“千里眼”，常常最早发现敌人，可就是报告得不具体，这原因到底在哪儿？程开信本来就是个爱激动的人，再加上这次执行任务前，又碰到了这样一个情况：他两年没有回家了，祖国在一日千里地跃进着，他多么想利用